

110 學年度第一學期 Eurasia 基金會國際講座

「亞洲共同體:東亞學的構築與變容」系列講次(17)

講題:「外部的觀點」—從俄羅斯來看東亞

中國文化大學 110 學年度 Eurasia 基金會國際講座第 17 回，邀請本校日文系的塚本善也副教授以「外部的觀點」—從俄羅斯來看東亞」為題進行講課。

首先講者說明「外部的觀點」意即將自我認知相對化。判斷事物理解世界，必須要有自我的想法與經驗，但更重要的是需要不斷地對自我認知進行懷疑與檢視。若非如此，則會陷入自我中心主義的困境。因此「跳脫自我中心主義」所需的即是「外部的觀點」。

塚本教授以矢內原忠雄撰寫的《帝國主義下的台灣》(1929年)為例說明。本講座曾邀請的何義麟教授之著作中提及，《帝國主義下的台灣》提出對殖民地台灣的資本主義化的批判觀點，解析了台灣的近代化過程。此書亦於1934年當時在蘇聯翻譯發行，而其時代背景則是急欲拓展民族解放運動的史達林之世界戰略。如上述，同一本書籍，從不同的角度觀察時會有不同的面向。亦即，與自己相異之想法與觀點 = 保有「外部的觀點」極為重要。本次講課中將從俄羅斯的角度闡述對東亞、特別是對台灣、日本的「外部的觀點」。

塚本教授首先介紹了2020年日本內閣府進行的「有關外交之輿論調查」。在此調查中「對俄羅斯不覺得有親近感」的日本人佔了85.7%；「不覺得日俄關係良好」的日本人達到73.9%。相對於此，2019年的「俄羅斯的對日輿論調查」中，有71%的俄羅斯人回答「與日本為友好關係」；並且有45%的俄羅斯人認為「日本值得信賴」。此般俄羅斯對

日本的印象，對日本人而言此好感度高的讓人驚訝。從以上的事例亦可得知「我們」對許多事物所抱持的「印象」，都應該需要頻繁地被重新審視。

俄羅斯的東方研究，主要基於地政學之需求，是由彼得大帝建立其根基。以往日俄兩國對彼此的資訊來源，多是來自漂流民與捕虜。例如漂流民傳兵衛曾受雇為彼得大帝所創立的世界首創日語學校之教師。另外，薩摩藩(現鹿兒島)出身的漂流民 gonza(ゴンザ)編撰了世界第一本俄日辭典。而在漂流民中最為著名則為大黑屋幸太夫，他將俄羅斯資訊帶回日本，其後被桂川甫周重新整理寫成《北槎聞略》。另外，將日本的資訊傳達至俄國的則是海軍軍官，戈洛夫寧 (Golovnin)。他在 1811 年起，在日本被監禁了 13 年，回國後寫下了《日本幽囚記》。書中高度讚揚日本與日本人。此書對以往歐洲人對日本所抱持的「野蠻的非文明國」之日本觀點造成了很大的影響。

而日俄兩國最重大的歷史事件為日俄戰爭。此事件的背景為 19 世紀末以來歐美廣為流傳的「黃禍論」之說。在此時代，對亞洲感到恐懼的反作用力，「日本主義 (Japonisme)」風靡歐美。在俄國也以美術為主軸，日本主義越來越廣為拓展。在課程中，塚本教授以俄國畫家受到浮世繪的影響而創作的畫作為例進行說明。另外俄國斯的藝術家學習日本的傳統藝能創作作品，其後反而影響了日本的藝術家等等，皆為文化相互作用之例。

另外，也有很多俄羅斯的日本研究者，塚本教授以愛理賽夫 (Eliseyev) 為例進行介紹。在明治時代留學東京帝國大學，專攻日本文學的愛理賽夫在日期間與夏目漱石、芥川龍之介、柳田國男等頂尖的知識份子交流，鑽研日本研究。而後就任哈佛大學燕京研究所的第一屆所長，孕育了諸多美國的日本研究者等事蹟亦廣為人知。其中最著名的

有甘迺迪總統時代的駐日大使，賴蕭和 (E.Reischauer)；留下諸多著作的唐納德·基恩 (Donald Keene)；源氏物語的英譯者，賽登斯蒂克 (E. Seidensticker) 等人。另外塚本教授也介紹了當代俄羅斯的台灣研究者。一位為劉宇衛 (Golovachev)，另一位為莫洛賈科夫 (Molodyakov)。20 世紀後兩位研究者積極的進行相關研究，對俄羅斯的台灣研究的深化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最後，塚本教授統整以上論述提及，台灣與俄國皆為環太平洋國家，本就應緊密合作。因此，知曉對方國家進行研究實為必要。同時，為了重新審思自我的研究，意識到「外部的觀點」更為重要。

(網站連結: <https://eurasia.pccu.edu.tw/index.php>)

(撰稿: 塚本善也·日文系副教授)

(中文翻譯: 黃馨儀·日文系副教授)